

• 老龄心理 •

# 社会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sup>\*</sup>

## ——以厦门市为例

叶妍<sup>1</sup>, 黄新锋<sup>2</sup>, 赖欣瑜<sup>3</sup>, 陈茗<sup>4</sup>

(1. 早稻田大学 人间综合研究中心, [日本] 东京 1698050; 2. 中共河池市委党校, 广西 河池 547000;  
3. 早稻田大学 国际教养学部, [日本] 东京 1698050; 4.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建立了个人属性模型、强关系模型和强关系扩展模型, 分析了社会关系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普遍较高, 平均值为 7.22 (1-10 的评价区间)。在控制了收入和健康状况这两大要因之后, 与配偶一同居住、独身但与子女居住、有配偶并与子女居住, 以及拥有较多的子女、有孙子等状态, 能够较大幅度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尤其是与配偶居住以及与配偶和子女居住这两种状态,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超过了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的影响。尽管时代变迁, 但“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等传统观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

**关键词:** 老年人; 社会关系; 主观幸福感; 厦门

中图分类号: B844.4;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98 (2016) 02 - 0019 - 12

#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 —— The Case Study of Xiamen City

YE Yan<sup>1</sup>, HUANG Xinfeng<sup>2</sup>, LAI Xinyu<sup>3</sup>, CHEN Ming<sup>4</sup>

(1. Advanced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Sciences,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1698050, Japan;  
2.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Hechi Municipal, Hechi 547000, Guangxi Province, China;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1698050, Japan; 4.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y establishing Personal Model, Strong Relationship Model and Expanded

收稿日期: 2015-10-03; 修订日期: 2016-01-08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批准号: 12BRK009)的前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叶妍(1979-), 福建厦门人, 日本早稻田大学人间综合研究中心招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老年人口与养老产业; 黄新锋(1987-), 广西贵港人, 中共河池市委党校讲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人口和老龄化问题。

<sup>\*</sup> 在此深切感谢厦门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课题组的指导和支持。

Strong Relationship Model, has examined the impa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On a scale from 1 to 10, the average poi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7.22. We have found out that strong relationship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ven after health and income were controlled. Among the variables, we have recognized that 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co-residence with adult-children have greater impact than income and health, having grandchildren also raise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raditional notions such as “more sons, more happiness”, and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still strongly influence the elderly’s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elderly; social relationship; subjective well-being; Xiamen

## 一、引言

201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达到了1.38亿,占总人口的10.06%<sup>①</sup>。预计到2030年,该比例将超过14%,2040年预计将超过20%<sup>②</sup>。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央政府提出“五个老有”,并围绕老年人生活质量以及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战略。我国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对象主要为大、中学生,老年人以及教师。近年来,少子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题的广泛关注,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 二、关于主观幸福度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文献回顾

### (一) 国外研究成果

#### 1. 幸福研究概述

与20世纪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幸福论不同,近现代关于幸福的研究是在多学科的基础上展开的。西方学者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伊斯特林在1974年提出其著名的幸福悖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感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的提高”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关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研究也吸引了更多学科的关注。研究围绕不同人群展开,在幸福感的理论建构、影响因素、测量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幸福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期制定更加符合民生的政策。不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国民总幸福”(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概念,用以代替长久以来衡量经济成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提高GNH设定为国家政策目标,并于2005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幸福度调查。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则从2004年开始,历经8年,跨越经济领域,将健康、教育水平、能力、工作、居住环境、安全、社会支持以及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纳入主观幸福感研究,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涵盖主客观变量的综合考量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5年度国家数据[EB/OL].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EB/OL]. <http://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OECD, 2012)。2011年12月,日本推出了《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试行方案)》<sup>①</sup>,并于2013年出版《现在的幸福感与将来的希望——幸福度指标的政策活用》,分析了幸福度指标的调查结果和政策启示。日本的方案将人群分为儿童与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三大类别,并对每个类别人群的“经济社会现状”“身心健康状态”,以及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关系”等3个侧面共60个项目进行评价。日本的试行方案得出了家庭关系越紧密,整个国家的主观幸福感越高的结论,并且论证了家庭关系对于个人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 2. 社会关系与主观幸福感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关系是指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所从事的工作、掌握的信息都是趋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在关系的维系中有很强的情感因素;而弱关系的特点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很广,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无论怎样划分,在幸福感研究中,社会关系都被许多学者看作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之一。社会关系中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等,被许多研究证明与幸福感存在关联性,拥有朋友、伙伴、亲戚,以及成为某个团体的组成部分,都有益于一个人的幸福(弗雷等,2006)。Baumeister等(1995)也曾指出,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各项要素当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 3. 老年人的幸福感及其社会关系

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政治宣言》明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理念,倡导制定更加有效的老龄政策,从保障、健康和参与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积极面对老年生活,最终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和框架对世界各地的老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成为很多国家制定老龄政策的重要初衷。

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诸多要素中,经济状况与健康水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而在社会要素中,社会关系最为重要。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强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强关系一般由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组成。日本人口学学者阿藤诚(2004)在其著作《现代人口学》中指出,人类社会家庭的形态随着民族以及时代的不同而不断演变,因此,要做出关于“家庭”的统一定义极为困难。这种认识目前已被普遍接受。与其他人际关系不同的是,家人对于老年人而言在生物学和法律制度上均是极为强力的纽带,它将家庭作为一个团体联结起来,对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长期、强大的影响力(直井道子,1990)。尤其是作为人生伴侣的配偶,其存在与否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在中国,由于“孩子要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孩子必须赡养父母”等传统观念一直以来根深蒂固,“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结构历来成为衡量老年人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亲戚关系的紧密性以及情感交流程度虽然没有家庭关系高,其联结纽带也不如家庭关系强(Kahn et al., 1980);但是对老年人而言,亲戚关系与家庭关系一样存在着生物学和法律

① [日]内阁府. 幸福度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案) [EB/OL]. <http://www5.cao.go.jp/keizai2/koufukudo/shiryou/4shiryou/2.pdf>.

制度上的半永久性约束力 (Litwak et al., 1969), 尤其是兄弟姐妹这种伴随人从幼年期到老年期的漫长人生过程中的亲戚关系, 可以被视为一种强关系。朋友关系虽然具有选择性、同质性和平等性, 但在关系的亲密度上远不如血缘、姻缘关系 (富樫, 2007)。尽管如此, 还是有美国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比起亲戚关系, 良好的朋友关系更能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结论 (Adams, 1967)。

## (二) 国内研究成果

### 1.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我国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大多数是基于西方的理论研究成果展开实证分析, 致力于寻找和验证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一般会涉及社会人口学特征、财富、人格、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 (黄立清等, 2005)。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我国学者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其中, 客观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状况、文化、健康状况、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 主观因素则主要包括人格、应对方式和自尊 (肖少北等, 2010)。客观因素当中的社会关系变量对于幸福的增进,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 特别是在个体遭受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时, 由社会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往往会起到保护个体的作用 (方纲, 2011)。国内学者叶志荣等 (1997) 认为, 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是应激反应的缓冲剂, 对个体健康具有保护作用。辛自强等 (2001) 则进一步指出: 在遇到烦恼时能得到朋友、邻里、配偶的支持, 并主动参与团体活动的个体, 会更经常地体验到快乐感; 反之, 则会产生较多的负性情绪。

### 2. 关于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2006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追踪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54.26 岁, 农村老年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年龄为 63.07 岁; 其中, 城市与农村再就业或者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各不超过 5.19% 和 4.82% (郭平等, 2009)。可见, 绝大部分老年人在退休后就离开了工作时期的人际关系圈, 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大大减少, 以家人为主的强关系此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

目前研究中, 多数学者认为,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人格、应对方式、健康状况、家庭生活、社会支持、控制源倾向、经济状况、社会参与等 (胡军生等, 2005; 李幼穗等, 2008; 章燕敏, 2011)。幸福感与身心健康状况高度相关,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 健康状况是预示他们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影响 85 岁以上老年人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 只有健康状况影响显著 (Bowling, 1991)。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 二者相互影响。徐慧兰 (1994) 通过研究发现, 自卑感、抑郁感、孤独感和情绪不稳定, 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 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强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 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好, 亲密朋友多, 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存在着积极作用 (高红英等, 2008; 狄文婧等, 2009)。李建新 (2007) 利用 2002 年 “中国老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 数据, 采用 SOR (Stereotype Ordered Regression) 分析方法,



得出了配偶及子女作为家庭核心成员，老年人获得他们的照顾会觉得最为安心和幸福的结论。Chyi 等（2012）利用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与子女同住会降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同与配偶同住相比，与孙辈同住则会明显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另有研究表明，朋友以及良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刘仁刚等，1999）。

在城乡对比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老年人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可能也存在城乡差异。虽然有研究指出，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无显著差异（邬俊福，2010）；但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农村（梁渊等，2004）。有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自我照料程度和子女数显著影响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并认为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为显著（卫龙宝等，2008）。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我国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养老机构老年人或者公寓老年人（赵建华等，2005）、女性老年人（李德明等，2007）、贫困老年人（张静平等，2008）、丧偶老年人（狄文婧等，2009）、离退休老年人（宋宝安等，2011），以研究具有同一特征的弱势老年群体居多。实际上，就目前而言，入住机构的老年人其比例在老年人口当中总体而言是比较低的，世界平均水平在 5% 左右，而我国的老年人机构入住率则仅有 1%（顾大男等，2006）。同时，针对女性老年人、贫困老年人、丧偶老年人和离退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展开研究固然重要，但目前毕竟还缺乏普遍性。

其次，缺乏以主观幸福感为研究主题的面向占老年人口绝大多数的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口的调查研究。我国到目前为止实施的 3 次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虽然涉及了老年人是否幸福的问题，但是作为摸底调查，其涉及的内容较广，对于幸福感提问的答案设置也相对较为含糊。此外，目前针对城市不同社区、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老年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少。

再次，实证分析流于形式。目前的调查较为分散且大多各自为营，相关研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诸多影响因素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有”“无”或“是”“否”等简单效果判断上，缺乏建立在对老年人实际生活状态进行观察分析基础上的对变量的细分和设定。例如，在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关系要素中，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变量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没有对此得出比较确定的结论。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仍停留于应用国外的幸福感量表来测量，其中以纽芬兰纪念大学量表（MUNSH）的应用最为广泛。在运用 MUNSH 的过程中，主要结合其他量表一起进行测量，包括一般的幸福感调查问卷、情感量表、费城老年中心（PGC）信心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LSIA）等，缺乏本土量表的建构。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心理学、医学领域，主要以量表为研究工具，较少针对不同社区、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老年人进行探讨，其分析维度也较为单一。本文采用基于 OECD 幸福调查并结合我国老年人实际状况而设计的调查问卷展

开研究，着力于对社会关系中的强关系类型做进一步区分，在将健康状况与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手段明确各种强关系类型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 三、研究假设和数据来源

根据理论综述，本文将家庭这层关系中涉及的角色限定在夫妻及其直系血亲（包括子辈和孙辈）上，而家庭关系以外的亲戚则限定在兄弟姐妹这一人群。家人及兄弟姐妹之外，我们将朋友关系纳入强关系的考察范畴。研究主要基于如下四个假设：①有子女及 / 或孙辈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较高；②与配偶以及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较高；③兄弟姐妹越多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越高；④朋友越多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该研究对厦门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涉及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八个主要维度。在考察个人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变量的基础上，聚焦于老年人的家庭关系、亲戚关系以及朋友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之所以将调查地点选定在厦门市，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因素：厦门市作为我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多年在“中国幸福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被称为中国“最适合养老的城市”；从人均 GDP 来看，厦门市在全国的排位并不靠前，2011 年仅位居第 38。从上述两个城市排名来看，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必定还有其他决定性因素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时间为 2011 年 7 月至 10 月，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从厦门市 6 个区中抽取 3 个区，再从 3 个区的 107 个居委会和村委会中，按照实际性别比，以 6:1 的比例抽取 789 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研究伦理，在调查时均向老年人说明了“该调查不记名，调查数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法》的规定，保护个人信息，调查数据只用于统计分析，个人信息绝不泄露”等内容，并征得了老年人同意。

### 四、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要素分析

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方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月收入、健康状况自评以及居住面积，而社会关系方面的变量则包括：配偶关系、居住安排、子孙数量（通过子孙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考察代际关系）、亲属关系（以兄弟姐妹关系为代表），以及朋友关系等。

#### （一）厦门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主观幸福感主要反映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幸福，是个人对于幸福的主观综合判断。

表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项目	主观幸福感
平均值	7.22
最大值	10
最小值	1
众数	9
标准差	1.918

资料来源：根据“厦门市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及主观幸福感的比较研究”的调查数据整理而来。下同。

本文采用主观幸福感来测量老年人的幸福体验，答案由 1 到 10 进行区分，1 为最低，10 为最高。厦门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 7.22，属于“比较幸福”。其中城市老年人的平均值为 7.39，农村老年人 6.86。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平均而言是“比较幸福”，而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则为“普通”。从众数来看，

城市老年人大多数选择了“9”，而农村老年人则大多选择了“7”；从标准差来看，与城市的分析结果相比，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布更为离散（见表1）。

## （二）个人属性特征与主观幸福感

在调查样本中，男性占52%，女性占48%；在年龄构成上，平均为69.4岁，其中60-69岁的最多，占55.3%；从教育水平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的仅有8.1%，初中毕业的则高达46%；从健康自评看，58.1%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为“比较好”或“好”，26.4%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为“普通”；老年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894.3元；仅9.3%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继续参加工作；老年人家庭的平均住宅面积为107.4 m<sup>2</sup>。

由表2可知：性别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分布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地（城市抑或农村）、教育水平、月收入、健康状况，以及住宅面积等变量，则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示了显著的分布上的差异，是否在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弱并且是逆向的。也就是说，相比农村老年人而言，城市老年人觉得更幸福；月收入越高、健康自评越好、学历越高的老年人越觉得幸福，并且其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更为集中。另外，住宅面积较大的老年人以及退休后不再工作的老年人觉得更幸福。

## （三）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

### 1. 婚姻关系

被调查老年人中，无配偶的比例超过了20%。有配偶老年人的平均主观幸福感为7.37，无配偶老年人的平均主观幸福感为6.69。有无配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离散分析显示，有配偶者更为幸福，并且该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见表3）。

### 2. 代际关系

被调查老年人平均拥有子女

项目	比例 (%)	平均值	标准差	F 值
性别				
男性	52.0	7.17	1.846	0.410
女性	48.0	7.26	1.994	
年龄 (岁)				
60-69	55.3	7.26	1.940	0.319
70-79	36.2	7.16	1.889	
80+	8.5	7.12	1.918	
居住地				
农村	32.4	6.86	2.069	13.257***
城市	67.6	7.39	1.819	
教育水平				
≤小学毕业	46.0	6.98	2.050	4.341**
初中毕业	17.6	7.09	1.959	
高中毕业	21.2	7.53	1.759	
大专毕业	7.1	7.55	1.583	
≥大学本科毕业	8.1	7.73	1.461	
健康状况				
不好	3.9	5.84	2.382	14.053***
不怎么好	11.5	6.49	1.888	
普通	26.4	6.96	1.659	
比较好	41.8	7.45	1.897	
好	16.3	7.88	1.897	
月收入 (元)				
≤250	11.9	6.36	2.134	8.459***
251-750	27.5	7.01	1.986	
751-2200	38.3	7.37	1.861	
2201-4000	19.8	7.63	1.666	
≥4001	2.5	7.85	1.268	
是否在职				
否	90.7	7.25	1.905	3.169#
是	9.3	6.84	2.014	
住宅面积 (m <sup>2</sup> )				
≤50	10.0	6.47	1.977	7.416***
50.1-100	55.5	7.22	1.973	
≥100.1	34.5	7.41	1.745	

注：#p<0.10, \*p<0.05, \*\*p<0.01, \*\*\*p<0.001；调查时汇率约100日元对8元人民币。



表3 老年人配偶关系和代际关系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离散分析

项目	比例 (%)	平均值	标准差	F 值
配偶关系				
无配偶	21.7	6.69	2.121	17.177***
有配偶	78.3	7.37	1.830	
子女数量 (个)				
0	1.1	5.44	1.944	3.123*
1	22.3	6.97	1.889	
2	30.8	7.27	1.858	
3	27.9	7.32	1.914	
≥ 4	17.9	7.38	2.002	
平均值	2.52	7.22	1.918	
孙辈数量 (个)				
0	13.1	6.68	1.857	2.503*
1	23.6	7.20	1.898	
2	22.9	7.31	1.890	
3	17.1	7.37	1.793	
≥ 4	23.4	7.31	2.051	
平均值	2.38	7.22	1.918	

注: #p<0.10, \*p<0.05, \*\*p<0.01, \*\*\*0.001。

表4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离散分析

项目	比例 (%)	平均值	标准差	F 值
居住安排				
独居	8.6	6.18	2.066	8.593***
夫妇家庭	30.0	7.41	1.767	
独身+子女家庭	13.8	7.02	2.099	
夫妇+子女家庭	47.5	7.34	1.870	
平均家庭规模	3.63	7.22	1.918	-

注: #p<0.10, \*p<0.05, \*\*p<0.01, \*\*\*0.001。

表5 老年人兄弟姐妹数量、朋友数量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离散分析

项目	比例 (%)	平均值	标准差	F 值
兄弟姐妹数 (个)				
0	11.0	7.03	1.881	3.436**
1	10.9	6.79	1.995	
2	10.4	6.89	1.891	
3	12.3	7.14	2.234	
≥ 4	55.3	7.44	1.807	
平均值	2.9	7.23	1.913	-
朋友数 (个)				
0	25.0	7.12	1.951	1.564
1	10.7	7.25	1.886	
2	14.9	6.91	2.130	
3	12.6	7.30	1.832	
≥ 4	36.7	7.40	1.844	
平均值	2.25	7.23	1.922	

注: #p<0.10, \*p<0.05, \*\*p<0.01, \*\*\*0.001。

2.52人、孙辈2.38人。子女数的增加能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没有子女的老年人其平均主观幸福感为5.44,而拥有4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其平均主观幸福感则达到7.38。孙辈的人数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显示了类似的分布趋势,不过其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性(见表3)。

### 3. 居住安排

被调查老年人的平均家庭规模为3.63人。空巢(包括独居和夫妇共同居住)老年人家庭分别占8.6%和30%,与孩子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家庭超过61.3%。居住安排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离散分析显示,无论是否与子女居住,没有配偶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都比有配偶者低,尤其是独居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最低,其平均值为6.18%。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平均值最高,为7.41%,超过有配偶并且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的平均值7.34%(见表4)。

### 4. 亲戚与朋友情况

被调查老年人平均每人有2.9个兄弟姐妹,而拥有4个及以上兄弟姐妹的老年人则超过半数。兄弟姐妹人数的增加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出“U”形变动关系,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朋友关系方面,认为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朋友能提供帮助的老年人占25%。随着朋友人数的增加,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平均值在6.91%~7.40%之间小幅波动,其数据分布并没有体现统计上的显著性(见表5)。

## 五、人际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多变量分析明确亲密的人际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终建立了个人属性模型、强关系模型和强关系扩展模型等三个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是从1到10的连续变量。在解释变量之中,性别、居住地和是否在职为0,1变量,年龄、年龄乘方、受教育年数、收入的自然对数、健康状况以及住宅面积都是连续变量。

### (一) 个人属性特征模型

该模型之所以没有放入人际关系变量,其目的在于考察个人属性特征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模型的解释力仅为12.2%。除了居住地之外,其余的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统计显著性。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觉得更幸福,年龄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欧盟国家相同的“U”形变动结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幸福感在退休之后先增加,在一定年龄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受教育年限越长,老年人的幸福感越高,但这只是在0.1的水平上体现了弱的正相关。收入的自然对数以及健康状况分别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是0.129和0.266。退休后不再工作的老年人比还在工作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这只是在0.1的水平上体现了弱的负相关。而住宅面积在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其相关系数为0.096,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正向影响。

### (二) 强关系模型

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婚姻关系变量和代际关系变量,建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强关系模型。较之个人属性模型,该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4.3%。个人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个人属性模型的结果一致。家庭关系的5个变量全部体现了统计显著性,即在居住安排的三个变量当中,相比独居老年人,有配偶且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要高出31.6%,有配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出25.4%,丧偶但是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高出16.5%,居住安排的三个变量均在0.001的水平上与主观幸福感强烈正相关;在代际关系的两个变量当中,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提高10.3%,而有孙子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比没有孙子的老年人高出10.6%,这两个变量分别在0.05和0.0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值得指出的是,在婚姻关系里,有配偶且与子女居住的状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仅与配偶居住的状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也高于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三) 强关系扩展模型

将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的两个变量投入模型,建立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强关系扩展模型。兄弟姐妹人数的增加以及有在困难时能得到朋友的帮助,这两种状态并没有明显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为16.7%,比家庭关系模型仅仅提高了0.2%,其回归系数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6 最小二乘法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个人属性模型	强关系模型	强关系扩展模型
性别	0.076*	0.077*	0.054
年龄	1.365**	0.808	0.898#
年龄乘方	-1.299*	-0.767	-0.844#
居住地	0.027	0.039	0.026
教育水平	0.091#	0.071	0.063
健康自评	0.266***	0.257***	0.261***
收入的自然对数	0.129**	0.180***	0.181***
是否在职	-0.065#	-0.054	-0.065#
住宅面积	0.096**	0.060#	0.060#
居住安排			
夫妇家庭	-	0.254***	0.245***
独身与子女同居	-	0.165***	0.167***
夫妇与子女同居	-	0.316***	0.302***
子女数量	-	0.103*	0.098*
有否孙子	-	0.106**	0.089*
兄弟姐妹数量	-	-	0.051
朋友数量	-	-	0.027
调整的 R <sup>2</sup>	0.122	0.165	0.167
F 值	12.930***	11.865***	10.428***
DW 值	1.955	1.965	1.954

注：#p<0.10, \*p<0.05, \*\*p<0.01, \*\*\*0.001。

从最小二乘法进行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在人际关系方面，本文通过对老年人社会关系中的强关系进行详细分类和分析，得到了与已有研究不完全相同的结果。在控制收入、健康状况等个人属性变量的基础上，居住安排中的与配偶一同居住、独身但是与子女居住、有配偶并且与子女居住这三种状态，以及拥有较多的子女、有孙子这两种状态，都能够较大幅度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非常重要的是，与配偶同住以及与配偶和子女同住这两种状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效果，甚至超过了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②兄弟姐妹人数的增加，使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呈现出升高的趋势，

但其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性。③朋友关系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之以上要素而言是最微弱的。

## 六、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度收敛的强关系（主要指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影响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其正向影响效果甚至超过了收入与健康状况。

其次，与所有的已有研究结果一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能够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今，老年人尤其是城市老年人已具备了一定的购买力，甚至可以说经济比较宽裕<sup>①</sup>。不过，与日本老年人视工作作为一种生存价值不同的是，中国老年人通常更乐于退休后含饴弄孙，享受举家团圆的悠闲生活。正因为如此，就社会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展开研究也更有意义。

再次，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重大，拥有较多的子孙并与其同住，能有效地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中国，较多的子孙、类似于“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结构，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仍有着很强的影响。夫妻团圆、子孙满堂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而言非常重要。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少年夫妻老来伴”“养儿防老”等观念，孩子对于老年人而言不仅是精神上而且是经济上的依靠。从数据分布来看，有2个孩子的老年人

①调查显示：10年来我国老年人生活呈现八大变化趋势 [EB/OL]. <http://zyac.mca.gov.cn/article/llyj/201207/20120700333572.shtml>.

虽然主观幸福感不是最高的，但是其幸福感的离散程度是最小的。

对兄弟姐妹这样的亲戚关系的假设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对于老年人而言，兄弟姐妹再多也各有自己的家庭，相互间的交流沟通相对较少，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也没那么大。

另外，对朋友关系的假设也没有得到实证支持，不过这恰恰证实了弗朗西斯·福山（2001）所提到的：中国是一个“低信赖的社会”。在中国，国家和家庭之间缺乏自立活跃的中间组织。中国人的信赖关系直到今天仍以家庭、亲缘为最强纽带，其中血缘关系更是超越一切。通常中国人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对于体制、制度，都是不太信任的。

最后，本文的缺憾之一是没能将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频率，以及近邻关系等方面纳入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 参考文献：

- [美]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M]. 彭志华，译. 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
- [瑞士] 布伦诺·S. 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M]. 静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狄文婧，陈青萍. 丧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5): 372-376.
- 方纲.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 高红英，苗元江. 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探析 [J]. 江西社会科学，2008(11): 198-201.
- 顾大男，柳玉芝. 我国机构养老老人与居家养老老人健康状况和死亡风险比较研究 [J]. 人口研究，2006, 9(5): 49-56.
- 郭平，陈刚. 2006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48-49.
- 胡军生，肖健，白素英. 江西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5): 342.
- 黄立清，邢占军. 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J]. 国外社会科学，2005(3): 29-33.
- 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 中国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8): 778-780.
- 李建新.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J]. 人口研究，2007, 31(3): 50-60.
- 李幼穗，赵莹，张艳. 退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 16(6): 591-593.
- 梁渊，曾尔亢，吴植恩，等. 农村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4(2): 97-98.
- 刘仁刚，龚耀先.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测定：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的试用 [J]. 中国临床心理杂志，1999, 7(2): 107-110.
- 宋宝安，于天琪.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吉林省老年人口的调查研究 [J]. 人口学刊，2011(1): 42-46.
- 卫龙宝，储雪玲，王恒彦.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38(6): 65-74.
- 邬俊福. 城乡老年人亲子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 18(7): 822-824.
- 肖少北，袁晓琳.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0(2): 118-122.
- 辛自强，池丽萍. 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J]. 心理学报，2001, 33(5): 442-447.
- 徐慧兰.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4, 8(4): 160-162.
- 叶志荣，杨菊贤. 冠心病、高血压与心理障碍 [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7, 6(4): 313-315.



- 张静平, 叶曼, 朱诗林. 贫困地区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 126-128.
- 章燕敏. 国内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J]. 大众科技, 2011 (3): 132-147.
- 赵建华, 王倩, 冯梦森, 等. 社会化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抑郁情绪研究 [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5 (1): 50-52.
- Adams B N. Interaction theory and the social network [J]. Sociometry, 1967, 30(1), 64-78.
- Baumeister R F, Leary M R.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7(3), 497-529.
- Bowling A. Measuring health: a review of quality of life measurement scales [M].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hyi H, Mao S.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of China's elderly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1), 167-185.
- Kahn R L, Antonucci T C. Convoys over the life course: attachment, roles and social support [M] // Bales P B, Brim O G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Litwak E, Szelenyi I. Primary group structures and their functions: kin, neighbors, and fiend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9(34): 65-81.
- OECD (编著). OECD 幸福度白書 [M]. [日] 德永优子, 来田诚一郎, 西村美由起, 等, 译. 东京: 明石书店, 2012.
- [日] 阿藤诚. 現代人口学 [M]. 第2版. 东京: 日本評論社, 2004: 153-154.
- [日] 富樫ひとみ. 高齢者の社会関係に関する文献的考察 - 社会関係の構造的性質の検討 - [J]. 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 2007, 42(4): 165-183.
- [日] 直井道子. 都市居住高齢者の幸福感 - 家族・親族・友人の果たす役割 - [J]. 総合都市研究, 1990(39): 149-159.

[责任编辑: 魏彦彦]